安棣傳

人物：懿旻
安棣
克昂
海蒙
幽蝶
寶薩
長老（十餘人）
戍兵
報人
克昂侍從
幽蝶侍從
寶薩的童子
兵丁

景：七闕城皇宮前

安棣：懿旻姐姐，
我至親至愛的懿旻姐姐，
天神的慘蔽少恩
你和我都嘗透了；
爲了我們的父親伊狄，
我們要備受命運
鷙心鷹爪的蹂躪；
爲了他，
你我早已體驗了
千般苦痛，千般悲傷，千般恥辱。
可是孽債還未償清——
你可知，
聖上又向天下頒佈了新的意旨；
你可知，
聖上竟以對待夷狄的手段
加諸你我的骨肉？

懿旻：自從我們的兩個哥哥，
同日陣亡，
我再也沒有聽到誰提起他們了，
只聽說坡勵哥哥的殘軍
已經撤退，
那裡還有什麼
足以悲、足以喜的消息？

安棣：我早已猜中你還未有所聞，
所以我才從內宮叫了你出來，
以便於細細跟你道說。

懿旻：到底又是什麼了？
看你的神情，
恐又是什麼凶訊了。

安棣：懿旻姐姐，不又是哥哥們的事嗎？
聖上對他們的安置，
榮辱懸殊。
益提他是厚葬了
悉依古禮，
極盡朝庭哀榮之能事。
而坡勵，雖同是殤於戰場，
聖上竟不容以葬身之地，
不容以送死哀悼之禮。
暴尸荒野，
竟成鴟鴞之食，
無有生者爲其弔祭泣涕。
這就是主上如山的隆恩！

懿旻姐姐，
這聖旨實是針對你我的——

它要制伏的是——我。
過一會兒，聖上便親自出來，公佈他的意旨。這更不是虛有形式的法令；違反的懲罰是以亂石粉身。事既如此，你能否不辱先帝，當其苗裔而無愧，正可見於此際。

懿旻：飽受折磨的安棣啊，到此田地，我一人又那有力量，做得什麼來？

安棣：姐姐，問題是你有沒有支持我的心意；姐姐，你肯帮助我嗎？

懿旻：怎樣帮助你？

安棣：跟我一同把坡勵的遺骸……

懿旻：難道你要給他埋葬？……難道你要違抗聖旨？

安棣：難道他不是我的親骨肉嗎？難道他不是你的親骨肉嗎？不管天高地厚，我總要盡這份親情。

懿旻：聖旨明命的，你豈敢違背？

安棣：聖上也不能逼人斷絕親情。

懿旻：妹妹啊，你忘記了父親怎樣死於恥辱、苦痛嗎？他懵然不察，犯了亂倫大罪，後來知道了這彌天大過，他自己指挖雙目，去明以自懲。他們的媽媽，也是我們的婆婆，亦懸樑自縊。以後，我們的兩個哥哥，反目爲仇，誓不兩立，竟同日雙亡。到如今，只遺下孤單的我倆，無以爲告；假如我們再亂法犯上，啊，安棣，後果誰能想像呢？慎思罷，安棣，你我終是女流，怎敵得過鬚眉之輩？況且法嚴似山。還是忍耐吧。但願死者有靈，海涵不罪。我眞眞的無力違抗聖旨了，要違抗簡直是瘋顚。好吧；我也不再央求你帮助我。但以後你若回心轉意，我再也不會領情。今後各奔東西。我已決定了給坡勵哥哥埋葬。就是一死，我亦無怨言：能事死者以敬，雖死何哀？我當以永隨我厚愛的哥哥於黃泉爲大樂。諂諛生人，終是一朝之事；惻憐死者，方爲亙古之理。死義於我甘蜜如飴。生存既是你的選擇，背逆漫漫的天道而生存好了。

懿旻：我豈是要背逆天道呢？我只不願違反國法罷了。——我沒有你底剛烈精神。

安棣：好罷，安於這遁辭好了。還是讓我獨自拿一坏黃土，掩蓋哥哥的遺骸。

懿旻：安棣，我替你担心；我怕——

安旻：不要替我担心；

爲你自己担心好了。

懿旻：你千萬要秘密行事啊！風聲一點也不可洩漏；我當然是替你保密的。

安棣：不，你當把這事揚言天下；要不然，我會更深恨你。

懿旻：啊，你的心在焚燒；我的心却冷得冰硬了。

安棣：我任重而天道遠——

懿旻：只怕這事必然敗露。

安棣：待我隨心意做了，失敗了，挫折了，我自知其不可。

懿旻：知其不可而爲之嗎？有什麽用處？

安棣：啊，姐姐，你這論調使我憎你惡你！哥哥有靈，亦不恕過你。不要再阻撓我了。菹醢鼎鑊也不能阻止我赴死如歸的意志。

懿旻：你既矢志不移，我也不再干預你的莽舉了。只記着：厚愛你的人始終還厚愛你。

（下，入內宮。安棣下，從舞台側退。）

（長老上。）

長老：七闕城東滿朝陽，清江水白耀金光，殘餘逆賊終亡敗，縞甲銀槍走愴惶。披勵無情金鼓鳴，千軍萬馬赴帝京，鴟鴞奮翅豺狼意，不念悲啼燕雀聲。七闕城門厭血腥，兇頑逆豎振雷霆。王師奮銳終難敵，叛國籌謀未易經。初時逆賊勢洶洶，耀武揚威氣橫縱；敗陣軍前棄甲走，剛强天厭天不容。益提耿耿無私情，敗寇窮追定英名；骨肉忠奸同戰死，天愁地慘七闕城。干戈一息萬家歡，禮祀焚香滿衢壇。動地聲來非戰鼓，狂歌醉舞到更闌。且住。諸君，這位就是克昂了。自從皇室有變，天神明命，封了他做一邦之首。

如今他有令，召我衆到來，不知有什麽家國大事。

（中門開，克昂上。）

克昂：長老們，天神有知，干戈既息，率土安寧。際此國泰民安，我特從朝野中，挑選卿衆，以策大維，深知先帝拉亞在位，卿等經已鞠躬盡瘁；先帝伊狄，本是聰明聖睿，卿等事之，廢寢忘食；伊狄晏駕，二子執政，卿等亦盡爲臣之道；以後伊狄二子，長者手刃其弟，幼者親弑其兄，汚濡骨肉之血，都不免於死；我雖不才，亦以繼嗣無人，勉强承此社稷大任，以謀綱紀。

長老們，
前此我未負萬民憂樂、國家亂治之重責，我的志尚用心，尚未明見。但我早知，爲人主的，若懾懼於忠言直諫，阻塞言路，終必亡國敗家。我亦知，重於私情，輕於國法，必招殺身之禍。天神無私，明察我心，知我視民如子，若有於我黎民不利，我必不容。若有叛其國，我必視之若仇。社稷與我，二者如一。社稷安寧，其人方可以有所依賴。我特以此治國方畧見告卿衆。長老們，基於此策，

我對伊狄先帝之二子，已作如下詔命：
益提護國有功，英俊烈烈，賜以國朝古禮厚葬。
披勵本已放流蠻貊之國，寬抗命歸來，以圖播亂於先祖鄉土，大逆諸帝，復謀茹其宗族之血，欲羈其至親爲奴婢，獲罪於天。故令暴陳其屍而不葬，並嚴禁爲其哀弔；棄其體於迥野，以飼兀鷹豺狗，使見之者知戒。賞善懲惡，方可以臻治道。

長老：聖上友敵不淆，忠奸明辨；至於我輩，當昭章是從。

克昂：我今僅命卿等，依我旨意，晝夜不暇。

長老：家國大事，我輩耄耋，豈能勝任？

尚祈託諸少壯，方爲上策。

克昂：逆賊遺尸，已有戍兵看守。

長老：既如是，尚有何吩咐？

克昂：卿等若知有違此令，當即依實情報上。

長老：設有若此狂喪，則身首異處，亦……

克昂：違者必死。只恐利欲迷心，尚有走險僥倖之徒。卿等勉之。

（克昂下；覲戍兵自側門上，頓。）

戍兵：主上，我心悸欲絕，喘息難言；主上，我未有疾走到來；我心存恐懼，途間多次停逗，思量既是死罪，何必速報？但又思念若有旁人得知此事，先稟主上，則極刑恐更難免。躊躇無措，終於到達聖前。

主上，且待我將始末，一一稟上；尚盼可以倖免一死。萬一罪大難赦，以身正法，亦只怪命中註定，不敢怨言。

克昂：奴才，到底是什麽一回事？

戍兵：主上，且讓我先說明，此事與我無關，且未曾得知誰人犯法。

克昂：言詞閃鑠，個中必有蹊蹺。

戍兵：事體離奇，委實難以稟上。

克昂：你且不要吞吞吐吐，直說便是。

戍兵：主上，坡勵的尸骸，有人把它埋葬了，然後逃去，一遁無踪。並且尸骸上，撒了乾灰，依足了古法葬禮。

克昂：怎麽？好大胆的，是誰作的勾當？

戍兵：主上，我實在不曉得。什麽鋤鏟的痕跡也沒有。土地還是乾乾硬硬的，連車輪的痕跡也沒有。違旨行事的人不留半點線索。守第一更的戍兵發覺了，帶我們去看，我們驚得無話可說。尸體雖然沒有正式葬到墓穴裡，却用一層黃土好好的埋蓋，彷彿像有什麽途人，不忍死者暴尸天地，給他埋葬。就近的地方，也看不見什麽野獸足跡，大概不會有豺狗之類把尸體拖移。當時驚慌之餘，衆人吵將起來，互相指責，差點要動起武來。到底我們衆戍兵中，或者其中一人幹了這事，也不無可能；但沒有贓證，大家都死口抵賴；由始至終我們都敢指天劃地，憑火爲誓，全不知此事眞情：不但自己沒有如此大胆，做出這事，更想不出有誰會與此事有關。結果，其中一人提議了接受也是可怕，反對也是可怕的辦法，使人聽了，已慌出冷汗。既然實情必定要向聖上直說，辦法是抽籤拔個人出來向主上稟明此事。算我是倒霉了，抽中了籤，作壞消息的傳遞人，有冒雷霆之怒。

長老：稟聖上，臣輩實早已有此一慮。誠惶誠恐，莫非此事出於天神之意？

克昂：胡說！卿等皓首之年，竟言出昏庸，有惑衆心；天神豈肯恤憐逆賊？

卿等之言，實有辱靈聖。
披勵無道逆天，侵伐本土，有意焚天神之廟，掠天帝之龕，神州綱紀，蔑視不敬，如此匪類，天神豈有垂顧之理？此事定與神聖無關。
必有頑叛之徒，心存毒怨，以眩目黃金，賄賂敗類，作此逆行。自古阿堵敗名節，喪良知，雖本至善，亦有爲之招尤是非，辱已亡家。
鳳輩貪金亡理，必難逃法網。
（與戍兵言）
至於你，你當好自爲之，從速擒拿逆匪，以正國法。若不然，拱打鞭朴，亦要你把眞相供出；重刑至死，恐亦難免，以警佞人；不識安份守己，而圖僥倖致富，豈能便逃惡果？

戍兵：可容我再加解釋嗎？
克昂：不必了，你的話，一句一句的像針針刺耳。
戍兵：刺耳？還是刺中你的心罷？
克昂：奴才豈敢放肆！
戍兵：主上，刺耳的是我的話，刺中你的深心的，却是幹出這勾當的人。
克昂：還敢振振有辭嗎？
戍兵：主上，我着實與此事無關。
克昂：倘若你爲了金銀，出賣你的良心，罪不容天。
戍兵：哎啊，怎的精明的人，也可以糊塗糊來？
克昂：你且自辯自駁，與我無干，但若然你拿不到犯人，自然明白不義之財永無久享。
（克昂下，進宮。）
戍兵：也罷，且願罪犯落網。但不管如何，我今既負罪在身，還是走爲上策；天涯海角，何處不可容身？
（下。）
長老：天地鍾神奇，造化漫不息，孳孳生萬物，人靈乃其極。深淵可以游，高崗亦能陟。茫茫八荒濶，宇宙皆吾域。良田善耕耘，五穀以爲食。畋獵獸入阱，飛禽失其翼。熊羆與虎豹，走避求深匿。馬牛竟絡首，扶犂甘隸力。神農一結繩，生民啓茅塞。有巢草營巢，風雨得棲息。

天地多艱險，
泰然若不過。
唯有求長生，
千古未能得。
可幸天道彰，
善惡辨不惑。
順天以明理，
終身保社稷。
天道既彰明，
所戒在剛愎。
可憐逆臣賊，
終難逃天殛。
（安棣等漸上。）
哎！
看哪——
但這根本上不可能，——
竟是安棣：
先聖的親生女兒安棣，
命途多舛的安棣；
他們把她捉拿了，
莫不是
她輕舉妄動，
違犯了克昂的意旨？
（戍兵押安棣上；另有二兵隨從。）
戍兵：拿到人了！
生事的就是這婦人：
我們親眼看見
她把坡勵埋葬。
主上在那兒？
長老：他正從宮裡出來哩。

（克昂上。）
克昂：又發生了什麽事兒？
戍兵：主上，
誓是不可亂發的，
發了有時竟不能實行。
剛才挨過你的厚禮，
我許下了願，
不願一切，
逃命天涯。
轉眼間，情形不同了。
一場造化，
鴻運當頭，
自然歡天喜地。
主上，
我確是當天立了個願，
誓要遠走天涯，
現在却回來了，
還拿了
這滋事生非的婦人。
我們捕獲她時，
她正在整理墓地，
給坡勵安葬。
這回不要抽籤了，
拿人的功勞，
捨我其誰？
罪犯已在，
主上要審要判，
嚴刑治罪，
自己安排好了。
小的總算將功補過，

謝天謝地。
克昂：你照實情報上，
是在何處拿得她的，
當時她干犯何法。
戍兵：當時她親手
把坡勵埋葬。
事實如此，
並無虛言。
克昂：豈有此理？
你可知你說的，
關係重大？
戍兵：我果是親眼看見
她把坡勵埋葬。
並無半點虛假。
克昂：且詳細把經過道出。
戍兵：事情是這般的。
給你臭罵咒詛夠了，
我還在心裡暗暗叫苦，
跑回坡勵尸首棄置的地方，
把尸體上的黃土都掃掉了，
任由暴露天地，
然後坐下來休息看守，
坐的是小丘山上，
背風而坐，
以避那死人的惡臭；
當時我們伙伴數衆，
還在互相督責，
發誓無論如何
也再不失職了。
守候了幾個時辰，

正午將近，
烈日當空，
炎熱逼人，
忽然却來了一陣烈風，
飛沙走石，
仿似天降災害，
連大樹的皮也刮了；
衆人還要緊閉雙目，
才避得黃沙侵眼。
風停了，
却看見這女子，
像母雀回巢，發覺小雀全失
那禎樣的在放聲怒號，
聲震雲霄，
咒詛毒罵
把坡勵尸首暴露的人；
旋即拾了乾土，
撒在尸上，
還拿出一個銅壺，
倒了些酒，
爲死者祝禱了三遍。
就在這當兒，
我們從小丘山上下得來，
把她擒拿。
當時她面不改容。
我們數出她的罪狀，
她也不加否認。
在我來說，
這豈不是一場造化？
當然我與她無怨無仇，
也有點不忍見她遭殃，
但我的皮肉可免了苦難，
不亦快意；
說老實話，
自己的皮肉，
總比別人的皮肉
來得關切些。

克昂：（對安棣言）你，你垂着頭站在那兒，
可聽清楚戍兵叙述的始末？
與事實經過有沒有出入？

安棣：他都依實說了，
我一點也不否認。

克昂：（對戍兵言）那麽你將功贖罪，
以後再不追究。
（戍兵下。）

克昂：你且從簡說出，
可知我早已下令
嚴禁收葬坡勵？

安棣：典章皇法，
明顯昭彰，
我怎會不知道？

克昂：那你是明知故犯的了？

安棣：正是。
你頌下的一度法令，
根本不是出於天神的心意。
長存天地的公理，
是不能容許這法令的。
宇宙和其中的主宰，
有永垂不朽的大道理，
有不渝的成法；
不外出於人的法令，
不能使我違反
上下古今的典律。
我絕不能依順一人，
而背叛亙古不變的
衆神。
我早已知我難免一死。
反正不管帝皇的意思如何，
人總有一死。
你要早點結束我的生命，
反是痛快。
日復一日，
生存於苦楚之中，
我已不再留戀生命。
你要賜我一死，
我樂於接受。
我不能忍受的
是我親生的兄弟
死而陳尸迴野。
你以爲我愚不可及嗎？
恐怕執迷不悟的
是你，不是我。

長老：她竟像她先父一般的
倔强剛愎；
大勢已去，
還是不肯動搖，
這實在是大不智。

克昂：愚昧的是誰，
遲早自有分曉。

「堅强者，死之徒」，鋼鐵越是剛硬，經熔爐的燒鍊，越可變得柔脆；野馬狂奔，稍有阻障，必然折足。身居下位，豈可心存傲志？她故意違反我命，已可見她目中無人。一旦事發，又引此無天無法之舉爲榮，自鳴得意。我有生一日，亦不容許狂放之徒，縱意橫行。不管她是我的甥女，就算與我更親，我亦要嚴懲此抗命大罪。我更要追究她的姐姐——她必定是這事的同謀。來人，且把懿旻帶來。她剛才還在宮裡，看情形焦急煩躁。心存惡念，必形於色，我看她與此事大有瓜葛。我既已是板上肉，你又打算怎樣對付我呢？除了死刑外，還有什麽別的妙計嗎？

安棣：我已經無心聽你的高言偉論了；也明知你再沒閉心聽我說什麽。坡勵我是埋葬了，今後我已庶幾無愧。就是這班慴震於你的淫威而不敢啓齒的人，也情知我所作的，合乎天理。身爲至尊，任意妄爲，又有誰敢直斥其非？試問衆臣人中，有誰會同情你的作爲？

克昂：你這樣想，是錯了。同情他們是同情的，却不敢直說罷。你所作的，已把你自己孤立了；還以爲有人同情，簡直無恥。

安棣：無恥？難道盡爲妹之責，便是無恥？

克昂：被坡勵手刃的益提，也是你的哥哥。

安棣：益提是我的哥哥，坡勵也是我的哥哥。

克昂：坡勵是益提的仇人；你給坡勵安葬，便是與益提作對。

安棣：益提有靈，絕不會這樣計較。

克昂：怎見得？你分明是把他和他的仇人同樣看待。

安棣：坡勵到底是他的親兄弟。

克昂：坡勵亂國，益提護國。

安棣：話雖如此，生者對死者有哀送之義。

克昂：但也不能混淆善惡。

安棣：那裡的話？誰識得鬼國的恩怨愛惡？

克昂：陰間陽界，朋友總是朋友，仇人依舊是仇人。

安棣：我甘願與人同恩，不肯與人同怨。

克昂：好的，到了地府，自有人與你同恩。

長老：我有生一日，亦不容許婦孺之見成爲律法。（懿旻自內宮上。）懿旻爲她的妹妹憂傷而憂傷；懿旻愁思滿面，涕淚縱橫。

克昂：你這蛇蠍！匿藏在我的左右，吮食我的血！竟敢姊妹二人，同謀我的帝位。你打算承認有份違抗我的命令，還是推說全不知情？

懿旻：只要安棣不阻止我，我承認罪狀：事情是兩人合謀的。

安棣：且慢着。眞相絕不是這樣的。起初你拒絕助我行事，以後便各走各路了。

懿旻：安棣，在這蹇運臨頭的際會，我絕不能拋棄你，任你隻身赴難。

安棣：我單獨行事，天地可以爲我作證。也不接受有言無實的善意。

懿旻：妹妹啊，求你讓我與你同死，以盡我對哥哥的一番心意。

安棣：我不需要你與我同死。當時你既拒絕參與其事，現在也不應分嘗其果。我死，已足夠了抵償一切。

懿旻：你若眞的要死，我怎能活下去？

安棣：你問問克昂舅舅好了。他才是你最敬重、最關切的人。

懿旻：你這樣爲難我，於你又有什麼好處呢？

安棣：一點好處也沒有。原來連我的嘲笑也使你痛苦！

懿旻：到這地步，我還有助你一臂之餘地麼？

安棣：你還是替自已想想辦法好了。我不再負累你了。

懿旻：安棣，不要硬着心腸吧，安棣，我要陪你死。

安棣：你早已作了你的抉擇：你要求生，我要求死。

懿旻：我早已想像到後果是這樣的了。

安棣：當然，認爲你的選擇是對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會認爲我的選擇才對。

懿旻：也許大家都錯了；如今我們大家都在法律下受判斷。

安棣：也不一定。你還要活下去。……你的心早已死了：我對死者有支持帮助的責任。

克昂：這兩人都瘋了：一個是生下來已瘋顚，另一個最近才失了理智。

懿旻：這又有什麼稀奇？惡運的打擊下，最清醒的頭腦也要失常。

克昂：毫無疑問的，你的頭腦是失常了，要不然怎會跟她聯成一陣線？

懿旻：我這妹妹死了，我也再不會有生存的意志。

克昂：你已經沒有妹妹了：她的一死，已成定論。

懿旻：你果然要殺她嗎？——殺你自己兒子將來的妻子？

克昂：我的兒子要另找伴侶，有什麼難處？

懿旻：那裡再找到這樣理想的配偶？

克昂：我決不容許我的兒子娶這樣的一個賤婦人。

安棣：啊，海蒙，何以你的父親恨你至此？

克昂：安棣、海蒙，我可以同樣切齒痛恨。

長老：主上，眞的，你怎可以從你親生兒子的手中奪去了安棣？

克昂：奪去她的不是我，是死亡之神。

長老：那麼，算了罷。怕她終難逃一死。

克昂：她當然沒有生存的希望。不要費時失事了；左右，把這兩個婦人，帶入宮內去：女人本來就不應離開宮闈閨閣，以生是非。手段狠些，在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脅時，是至情至理的。（兵丁引安棣、懿旻下。）

長老：嗟哉命途多變幻，一身天喪九代衰：

遠海颶風興波浪，排送狂瀾到水涯。皇考逆忤天神怒，朱門代代空餘悲。如今後嗣凌天傲，難爲孽子苦涕危。天神深處彩雲際，長生不死無了期；天道亙古成不變，生民求福有常規：莫爲必固執己意，中庸樂祉永相隨。縱有小人圖僥倖，貪利忘義不可爲：善惡乖淆拂人性，天道昭明信勿疑。且罷。來人莫非主上愛子海蒙？也許，他要爲安棣，爲這未了緣，到來一訴悽悲罷。

克昂：他的來意，待他說來，自然明白。（海蒙上。）海蒙，關於你的未婚妻的事，我想你已清楚明白了。大概你並無異議罷？我希望這事不至影響我們父子的關係。

海蒙：父王，你的智慧，你作的一切定奪，是我生命中的南針，我那敢存什麼別的私見？婚姻之事，那裡比得上父子大義重要？

克昂：你說得眞對。做兒子的第一責任是成父親之志。做父親的日夜祈禱天神，不外要求他的兒子孝順，以父親的朋友爲朋友，與父親的仇人不共戴天。兒子不孝，做父親的不只終身抱怨，更見笑於天下。海蒙，你不要受女色迷惑，被安棣愚弄。娶妻不賢，便終身遺憾。由恩化怨，正是最毒之怨。安棣是你我的眼中釘，一定要把她處置，任由她到黃泉另找個丈夫也好；她既然做出這無法無天的事，我決不可以殉私，一定要她正法。她雖然平常有向

人倫之神宇斯祈禱，
那是徒然的。
假如我一家之內，
也容得叛逆的人，
教我於我一國如何治理？
齊其家方可治其國。
目無法紀，任意妄爲，
份應服命的反而施令，
這是萬大不可的。
國有國法，
不管是直是曲，
都應絕對遵從。
懂得所謂齊家的，
方才明白如何治國，
如何使臣，
如何事君。
肯依從法紀的人，
就是所謂善戰的；
軍旅行役，
有這種人才可以操勝券。
倔强違命，
是大惡之惡，
國爲之亡，
家爲之敗，
軍旅爲之覆倒。
事事能遵守命令，
這種精神，
可以扶持大局，
在異常中，
反危爲安。

所以我要
以恪守法度爲宗旨，
更不容許一介婦人，
亂我綱紀。
寧爲匹夫屈膝，
亦不爲婦人左右。

長老：臣等雖愚，
亦深以主上之言爲是。

海蒙：父王，
聰明智慧，
本是天賜，
是上天賜與人的最大恩物。
我的見識有限，
未敢否定父王的卓見，
也不願與父王有所不合，
但是，恐怕父王的說話，
未必能盡服人心。
我一片眞誠，
不敢不作父王的耳目，
替父王視聽
可以爍金之論。
父王至尊，
稍一蹙額，
即或有忠言直諫之意，
亦因存一己榮辱之念，
甘作癡兒。
父王，我聽到無限怨聲，
深爲安棣所罹不值，
以爲安棣所作所爲，
冒湯火之患，

爲其亡兄安葬，
使免鷹啄犬嚙之苦，
剛稜正直，
浩然沛天，
不應遭此誅戮之禍，
民意亦爲之謌謌。
父王，我最珍惜的，
莫如你的安祺；
做兒子的，
還有別的更應
替父親祝頌嗎？
做父親的，
除了兒子這種心意，
還有別的更應期望嗎？
所以我懇求父王
審愼從事，
不以一時意氣爲明智。
或者解决辦法還有別的。
我私意以爲，
惟己是是，
一意孤行，
難免屬於淺陋。
知進知退，
知過能改，
方可以見腹中行舟。
比方流水澎湃，
澤畔生樹，
不爲所折的，
必是順流之枝；
逆流而生，

水至樹倒；
又如江海狂飆，
揚其帆之舟，
必入魚腹。
父王，
請先息一朝之憤，
再從長計議。
至賢至聖，
亦偶有過失；
我雖不才，
尚知
從諫如流
是明哲之道。

長老：臣等以爲，
主上所言，
既語妙天下；
王子所言，
亦文理密察。
實難定二者優劣。

克昂：可笑，
難道我黃耇之年，
竟要聽童騃垂教？

海蒙：父王，
這本不是長幼問題；
是非曲直，
亦不當以下問爲恥。

克昂：以違命爲是，
豈便是是？

海蒙：不以光明正大的事爲非，
豈便是非？

克昂：安棣所作所爲，
怎稱得上光明正大？

海蒙：百姓都以它爲
光明正大。

克昂：百姓？
倒是要我「大畏民志」了？
我不懂這一老套。

海蒙：父王，
恐怕你這話有點失愼了。

克昂：並不見得，
我身爲國王，
天下之事，
在我一人。

海蒙：一人之國，
所謂「臣未之聞」也。

克昂：怎麼？
國家就是國主的財用。

海蒙：存着這種宗旨，
你要做仁君，
恐怕先要跑到荒島上。

克昂：海蒙，
假如你要祖護安棣……

海蒙：父王，
我要「祖護」的是你。

克昂：畜牲，
你每句話都在中傷我。

海蒙：假如我冒犯了你，
不外是
爲了你的大過大錯。

克昂：維持皇法，
是大過大錯嗎？

海蒙：你侮辱人鬼，
背馳天道，
怎說得是維持皇法？

克昂：懦夫，
你簡直沒有鬚眉氣概。

海蒙：不管你怎樣責怪我，
我良心清白。

克昂：你始終不過是
爲安棣請命。

海蒙：我是爲你請命，
爲自己請命，
爲神明請命。

克昂：不要妄想了，
你此生休想
與安棣結爲夫婦。

海蒙：那倒不打緊，
假如她必定要死，
自有人陪她死。

克昂：逆子，
你要威脅我嗎？

海蒙：這不是威脅，
是與糊塗頑固的人
辯駁的唯一辦法。

克昂：小子，
你遲早會知道
糊塗頑固的人
自有糊塗頑固的手段。

海蒙：啊，我的好父親呀，
假如你不是我的父親，

克昂：我說你是瘋顛了。
用不着阿諛奉承我，
要獻殷勤
向你的情婦獻好了。
海蒙：你是故意造成
這種僵局了？
克昂：與你這種人
根本沒有商討餘地。
（轉顧左右言）
左右，我要給這傢伙
一頓教訓，
把那魔鬼化身的狗娘帶來；
我要這逆子親眼看着
她歸西。
海蒙：你要施行暴虐，
却逼不得我袖手旁觀。
樂於助紂爲虐的，
自會追隨你左右。
兒子從此一去，
誓不再立庭前。
（下）
長老：主上，
海蒙年少氣盛，
蹶趨辭去，
恐怕事大不妙。
克昂：由他去吧，
我不吃緊；
只要他知道
爲那兩個惡毒女子
衝冠一怒，
也無濟於事。
長老：主上，
你仍是要把她倆人處死嗎？
克昂：懿旻我可以恕過，
安棣作惡，
自然要處死。
長老：主上要判
安棣什麽方式的
死刑？
克昂：我要把她流放到
人跡不及的荒島，
把她趕進
與外界迴隔的岩穴，
只供她
足夠維持一時的飲食，
以免吾人
須負生殺的罪名；
以後讓她
向她熱愛的死神
日夜祈禱，
讓她日夜向他
求情釋放，
使她覺悟到
在背棄生命
熱愛死亡中，
永遠找不到指望。
（下。）
長老：天地生男女，
自古誰無情？
海角天涯遠，
愛悅尚心傾；
絕世花顏在，
憐心恣意萌。
嘗聞興亡事，
所失在癡情。
智賢墮羅網，
愚悞不可名。
子父人倫始，
骨肉反相爭。
欲火焚心志，
可嘆復可驚。
（門啓，兵押安棣上。）
啊，這是令人目不忍覩的
慘狀，
使我的眼睛充滿了熱淚。
安棣朝着
與死神長眠的婚禮邁進。
安棣：國人，
我要和你們訣別了；
我向生命的陽界辭行，
踏上死亡的路程的
第一段。
死神快要帶我渡過
寂寞的冷河，
以達彼岸，
以達我最後的安息。
這不是結縭的吉日良辰，
也沒有鸞鳳和鳴的音樂，
今日死亡才是我的歸宿。
長老：郡主雖然從此長辭，

郡主高義薄雲天，
浩然不朽，
萬世必爲郡主哀愍。
況且郡主紅顏，
芳草未衰，
既未爲老病所蠶食，
亦未被刀劍所割削，
死而不萎，
亦堪告慰。

安棣：昔古譚達愛女，
亦命中註定，
棄於荒岩，
雨淋雪侵，
眼淚洗面，
殘延多時，
才死於寂寞中。
我的命運
竟與昔古烈女的命運吻合。

長老：譚達愛女，
半是仙骨，
我們終究是凡人。
而凡人一死，
竟與神人一死，
先後相應，
益是光榮。
今後郡主名聲，
必與日月爭光，
長存天地。

安棣：怎麼？
（天啊！你們還要嘲弄我嗎？
國人啊，
你們還是要這樣諷刺我嗎？
山陵河海，
車輿駟馬，
我只好向你們哭訴了。
啊，
在我欲生不能，
欲死未遂之際，
飄零於
簡直是墳墓的
山岩時，
啊，
竟無人爲我同聲一哭。

長老：幼少的，
你剛毅果敢，
只是與國家的綱紀衝撞了。
這是你要爲
贖你先父罪孽
所付的功價。

安棣：我的父親，——
他的回憶，——
苦煎着我底心神——
勒家永遠償不清的寃孽的重担，……
母子亂倫的恥辱；
生於星辰亂達之際的哥哥
一生的災殃；……
如今命運
註定我奔這茫茫的前途，
背負着永恒的咒詛。……

長老：幼少的，
低首於威嚴是不二的道理；
掌權的萬不可能容忍背叛。
你得承認你是在
吃剛愎的後果。

安棣：前面是茫茫的路途。
沒有于歸的簫鼓，
沒有送死的薤露，
沒有親者爲我悲泣。
自今以後，
只有黑暗，
沒有朝陽爲我普照大地。
（克昂上。）

克昂：啼啼哭哭嗎？
假如在鬼國邊界，
啼哭可以買通牛頭馬面，
哭哭又何妨？
夠了，
立即把她帶到她的荒岩去，
由她死也好，
活也好。
此時此日，
我要她與生人之國，
永絕往還。
死生由她，什麼
血債自然與本人無關。

安棣：別了，
我要跑到我的墳墓，
是我終身縲絏的牢子，
也是我與死神結合的洞房；

那裏我會見我的先祖同宗，
死於憂患的前人。
但我深信
我的父親在等待我，
我的母親會給我遠迎，
我的哥哥爲這重聚
大喜若狂；
他們不會忘掉
我把他們一一安葬，
爲他們一一酹奠。
坡勵啊，
你也知我是爲你的葬禮，
受此災害；
尚幸，
所有心存正義的人，
都同情我對你這樣禮待。
坡勵啊，
假如你是我的丈夫，
或是我的兒子，
我反而不會爲你
冒着險，盡這最後的禮。
丈夫死了，還可以再嫁；
兒子死了，也可以再生；
但父母既亡，
那裡還有別的弟兄？
心存孝悌，
克昂竟將我摧殘。
無夫無子無親故，
我生受這死於孤獨的苦痛。
悠悠蒼天，
我未嘗觸犯它的大道，
但到如今，
又有什麼神祇爲我禱告？
我的厚敬，
彷彿反使我干天之怒，
我還可以
向誰求援，
向誰傾訴？
假如這眞是天神的意旨，
我死後自會
恍然大悟；
但假如大謬的是
視我若寇仇的人，
天啊，
我但願將來他受的懲罰，
比我受的來得輕些。
長老：可嘆她還是心動神亂，
怒火不息。
克昂：正是這樣哩。
看情形監守她的人
還是從速行事爲妙；
否則他們還是首當其害的人。
長老：可怕！
這話中藏有刀槍。
克昂：是的，
她空存幻望，
已是無謂。
安棣：別了，
家園，故國；
別了，我先祖的神靈；
別了，命臣黎民。
時光不爲我停留，
從此
皇朝宗裔，
勒家的最後一個女兒，
便成匹夫的階下囚，
只爲的是，
我以天地生靈之所尊
爲尊。
（安棣隨押下。）
長老：憶昔丹尼貌如花，
金粉待字帝侯家，
仙子猶憐求屬眷，
禍轉銅房帶鎖枷。
憶昔黎克位至尊，
干瀆神巫禁招魂，
投彼荒岩長壁下，
豈云天道慘無恩？
芬倪夫人妒火焚，
舊人孤雛枉殷勤；
棘手贏得縲紲恨，
囚禁北林雪紛紛。
（童子引瞽者賓薩上。）
賓薩：諸君萬安。
自從我雙目失明，
所到各地，
都是得這童子引路。
今日到達貴境，
童子與我
同向諸君道萬安。

克昂：竇薩阿傅，失迎失迎。請問有何教誨？

竇薩：我所聞知，自當一一奉告。除此之外，若然主上肯垂察，另有忠言。

克昂：我素來從諫如流，阿傅所言，都未敢稍違。

竇薩：主上向來聽納忠告，故政教彰明，無有差忒。

克昂：阿傅素不以我愚陋見棄，示我明鑑，深銘感謝。

竇薩：既如此，我依書直說：今日吾主如立劍口，如履薄冰，

克昂：阿傅何以出此危言苦語？

竇薩：主上且聽我把天機道出。我年來苦治纖緯之術，夙夜坐觀天象，以辨常異。最近察見妖孽之徵，

暴禽惡鳥，撲翅悲鳴，相互掙牙殘害；僅聞其聲，已可想見肌膚骨碎之慘狀。我心存忐忑，設壇焚祭，以告神明。神明不應，燔火無光，其時牲牢流醬，惡臭及天，燔火爲之黯然欲絕；旋即少牢流脂遍地，渙然而釋，獨膺牢尻。童子告我以異象，我聞之失聲，知天地必有大災變。禍及家國，恐主上一人有責。坡勵蹇運，血流荒野，豺狗以之爲飲，鴟鴞以之息渴；猩臭所及，達於祭壇神龕。燔火祝辭，爲之不潔；

天神震怒，厭我祭祀。故百鳥亦爲之不祥。天有明示，不可不慎。獲罪於天，必當去惡從善，自新改過，求天憫予。剛伐不悔，實愚不可及。主上，我勸你事死者以禮；對既受挫頓的大量寬容。恣意殺戮，豈便有功？我忠言吐鯁，總盼主上能逃災避刼。

克昂：阿傅何以一如衆人，以我爲衆矢之的？我早已熟悉你之所謂「察乎天意」的一套老調，亦知你如何以我的安危作爲榮身晉爵的生意手法。我不管你怎樣

賈售天命；
即使萬邦財富，
亦不足以爲逆賊
坡勵買得葬身之地。
我甘見雄鷙將其殘餘，
負諸天庭，
向上帝投寃；
即此，
亦不足以動搖
我要他暴尸中野的
初衷。
恢恢蒼天，
獎善懲惡，
大道一成不變。
俗骨凡膚，
妄言天意，
自求潤利，
災必及其身。

賓薩：俗世迷津，
竟一愚至此。

克昂：口出毒言，
究是何意思？

賓薩：天下那有比
恭身愼行
更可以爲寶的大道理？

克昂：倒說得對。
又那有比
不能恭身愼行
更爲可悲？

賓薩：主上一語說中
自己的大病。

克昂：和尙我無意
與你尋釁。

賓薩：主上，
你妄說我的卜算訛謬，
分明是跟我尋釁。

克昂：以深識天機自居的人，
每一個都是貪利之徒。

賓薩：那末長國家的，
每一個都好貨不義！

克昂：好大胆！
你竟忘了身份尊卑。

賓薩：並不見得，
主上到底是主上——
可以施恩賜祿，
但千萬不要忘記
我有忠告善導的
重責。

克昂：你雖善辭能辯，
忠貞却未見於行事。

賓薩：莫非我還要再把凶德披露，
才可以表白我的心志？

克昂：知得多少，
要說便說；
若還在圖報，
可先打消妄想。

賓薩：圖報？
然則你仍以此爲
我的居心？

克昂：你可打你的主意，
却休想我會回心轉意。

賓薩：且聽我說來。
日輪跨天，
未及二轉，
你親生骨肉，
因你殞命，
以償孽債。
安棣流放，
坡勵暴骨，
並以你愛子一命抵償。
因果已成，
雖天神亦無可救藥。
你積惡業，
地府判官，
專司報應，
必日夕牽纏，
惡瓜惡果，
方肯罷休。
我今無私直說，
豈在圖利？
災禍臨頭，
你氏族宗親，
長幼泣血；
你秦晉盟邦，
則睚眥反目，
視你如仇，
因你褻瀆所及，
汚於異國，
犯其神聖，
天下爲之切齒。

你既咄咄逼人，
我無可如何，
將天機說破，
不可挽回。
我今就此告辭。
童子，
你先爲我引路。
龍怒未息，
可由他任意病狂，
與我無干。
童子，你爲我引路。
（下。）
長老：主上，賓薩去了。
他所說的，
駭人聞聽。
況且我自幼至老，
向未聞
他所卜算預言的不應驗。
克昂：是的……
恐怕我的心也爲之
徬徨起來。
回心轉意也不是；
坐以待斃，
等候災禍的降臨，
也不是辦法。
難極了。
長老：主上，
我可否更進一言？
克昂：有什麼直諫
我必然樂於接納。

長老：主上，
姑且把婦人釋放，
將暴尸埋葬。
克昂：你果然要我這樣做嗎？
長老：主上，
實在是希望你這樣做，
並且從速決定。
恐怕
天神伐罪
迅如雷電。
克昂：好罷，
且依衆意而行罷；
爲勢所逼，
有何不可？
長老：只恐主上親力爲之，
方可以息
天神雷霆之怒。
克昂：也好，
我便立即進行。
左右，
立即攜帶鋤鏟，
隨我到郊野去。
既是我把安棣囚禁，
我也親自將她釋放。
如今我明白了，
認識了天道彰明，
生民萬不可
背天道而奔馳。
（下。）
長老：來乎來乎，

神靈巴赫，
豐隆之子，
際此苦難，
聽我泣血。
下民無恃，
神必蔭庇。
流水湯湯，
陵谷沃壤，
下民惶惶。
下民有望，
乃備酒漿。
來乎來乎，
神靈巴赫，
來自八荒，
臨彼下鄉。
（報人自舞台側上。）
報人：天下生民察聽。
人生幾何？
禍福靡常；
榮枯寵辱，
變幻莫測。
時也命也。
今日憂患安樂，
未必明日憂患安樂。
克昂身居至尊之位，
黎民事之若父，
禮之若聖賢，
運途一舛，
皆成烏有。
生而不樂，

不如早死；生而不樂，榮華財富，於我何有？不懼不憂，內心恬然，方是大寶。

長老：是什麼噩耗？莫不是皇室遭到什麼災厄？

報人：是死神的來臨，是生人不可推辭的罪咎。

長老：是誰死了？是誰殺害了他？

報人：海蒙死了。殺他的是——

長老：他的父親？

報人：是他自己的雙手。但逼他入窮途的是他的父親。

長老：賓薩預言的，都應驗了。

報人：這事如何處理，諸位應當作主。

（宮門開。）

長老：帝后幽蝶夫人駕到。她大概已經聽到她兒子的死訊。可悲。

（幽蝶上，有女侍從之。）

幽蝶：諸位，可發生了什麼事故嗎？我剛從內宮出來，聽到這裡擾攘，想問個底細。趁我未到廟堂拜神，先聽聽有什麼消息，倒也是好。你們剛才的騷動，眞把我嚇壞了。到底是什麼事兒？我也曾經憂患，有什麼惡訊，也可以依實向我說來。

報人：夫人，報訊的是我。我目睹慘狀，只得依實說出，要把經過的慘痛，說得輕點，也是無濟於事，不如直說。我隨從主上，到了坡勵暴尸的荒野，先向天神拜祭，求天神垂憐坡勵，赦免他的罪孽，然後把他的殘骸，用聖水洗潔，再燒過用新折的樹枝造成的禮火，把他火葬，還用黃土把他的灰燼安葬，使他入土爲安。接着，我們一同前往安棣囚禁的岩穴。但在我們還未走到岩穴時，有人奔跑前來報告，謂聽到岩內，發出了痛苦欲絕的慘叫。主上走近岩穴時，更聽到隱約傳出來的哀哭之聲。主上爲之愴惶，只是說道：「天哪，難道我凶兆所見的，已經發生了麼？這竟是我一生所走最凄苦的一段路了。那是我兒子的聲音吧？左右且先從岩隙中進去看看是不是海蒙的聲音。若不然，定是天神在戲弄我。」於是我們

邊命進去看個究竟。
天啊！
看見的竟是
安棣已自縊身亡，
用的是她把自己衣裳撕毀
結成的帶；
在她旁邊，
海蒙扶着她的遺體痛哭，
咒罵主上的殘酷手段。
主上見此情景，
奪進岩穴來，
喊着：
「兒子啊，
難道你瘋癲了嗎？
怎可以到這死亡之地？
兒子啊，
我求求你，
跟我走罷。」
海蒙兇兇的，狠狠的，
瞧了他一眼，
不造一言，
潑的直向他臉唾吐，
隨即拔劍出來。
主上唯有拔足狂奔。
海蒙已是
神智不清，
猛將利劍
向自己腰脇直揷，
口吐鮮血，
洒在他懷中的安棣

蒼白了的臉上。
（幽蝶於此迅步下；進宮。）
雙雙愛侶，
在生未能結合，
就此同與世長辭。
可見一人頑暴，
足以造成彌天大慽。
長老：哎啊，夫人竟一言不發，
便跑回宮裡了。
報人：眞的。
確有點蹊蹺。
我但願她——
不，她不會那樣愚蠢，
不會因此便尋短見。
也許她不願在衆人面前
悲傷，
回到內宮私自痛泣吧。
長老：那當然是可能的。
但悲傷之中，
一無表示，
與揺心大哭，
一樣不妙。
報人：讓我進去看看，
以免又有不測；
她剛才的神情，
實在使人担心。
（報人下。克昂侍從上。）
長老：主上駕到。
如今他一人愁苦，
寧令人不心碎？

（克昂抱海蒙尸上。）
克昂：一念之差，
成此千古遺恨。
死者已矣，
毒殺你的生者，
依然存在。
父子骨肉，
遭受到這無以言狀的
悲哀。
錯在我鹵莽愚頑。
我的兒子啊，
早落的黃花，
我怎能饒恕
這無可彌補的過失。
長老：到如今，
悔之已晚。
克昂：我在悲哀中，
獲得了智慧。
天神以我莫可禱告的大過，
把這莫大的懲罰，
加於我一身；
生命的一切歡樂，
都在我脚下踏毀了。
人，
便要受這辛酸的折磨。
（報人自內宮上。）
報人：主上，
眞是禍不單行了。
還有苦楚留在後頭哩。
克昂：還有什麽苦楚？

我的悲傷
已經到了極點。

報人：主上，
夫人也死了；
鮮明的血印，
還留在她心上。

克昂：不知飽厭的死神啊，
你也要把
我
滅絕嗎？
我已經死了，
你還要索什麼？
血債啊，
難償的血債。
死？
誰死了？
幽蝶死了嗎？
（中門開，幽蝶陳尸可見。）

長老：慘絕人寰的事，
盡在目前了。

克昂：又是新的創痍！
命運還要怎樣鞭韃我呢？
這裡我還抱着我的兒子，……
那裡……
兒子……母親……

報人：她臨終時，
手裡還持着利刃，
站在神龕前，
呼喚着兩個兒子的名字，
咒詛着殺她兒子的兇手……
死神的陰影，
才慢慢的閉了她的眼睛。

克昂：啊，
天喪我，
天喪我。
我也要用利刃，
了此殘生。

報人：夫人臨終，
最後的一句話，
直指主上
殺人。

克昂：她是怎樣死的？

報人：她的兒子的死訊傳來，
她用利刀直刺
她的心膛。

克昂：有誰担得起這罪孽的重担？
她說得對，
兒子是我殺的。
從今我要遠離
這苦難的地方……
我的心已經死了。

長老：也許
遠遊總算是解決的辦法。

克昂：我如今，
只有耐心守待
骨肉冰釋之時，
只盼望早日
得到大解脫。……
我要遠去了。……

長老：來日的事，
有誰知曉？
現在理會現在的事好了。
其他一切，
安排的不是
人
的本份。

克昂：除了遠離這裡，
我也不再要求別的了。

長老：還說什麼要求呢？
天意所定，
人，
不管怎樣也是逃避不了。

克昂：我已經沒有生命，
我已經不存在……
讓我走吧……
我是殺妻殺子的兇犯，
以後飄零無所，
惟有在命運跟前
永遠垂首。
（下。）

長老：天道靡常，
惟善爲寶；
小心翼翼，
敬爾神祇，
畏爾蒼蒼，
毋任己欲，
幸免天喪；
明哲保身，
永壽無疆。
（下。）